

论道

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张道根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关键是要察形判势,见微知著,把握底层逻辑变化。我就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谈三点认识。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历史性机遇,破解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国内需求不足和储蓄(投资)不足的发展难题,创造了经济近40年长期高速增长新奇迹。

第一,必须认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协作拓展与国际产业转移是现代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协作体系深化拓展,必有波动、曲折、甚至逆流反扑,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关键要认识把握发展规律,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勇于善于学习别国经验、他国之长。正如马克思所说,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展示的是后者未来景象。不必讳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此成功,靠的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办法。尤其是学习借鉴东亚先行国家或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大规模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成功做法,再创二次大战以后大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奇迹。

第二,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繁荣,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独特长处和优势。任何国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实际,越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发展中大国,越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扬长避短,守正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大胆摒弃“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充分发挥了自身大国优势、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勇于变革、持续创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间更长、结构变动范围更大更快,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贡献更多。

第三,经济发展有明显阶段性,很少有国家能跳过必经发展阶段,天马行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艰苦努力、持续奋斗,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跃上中等收入偏上国家台阶。中国经济也越过高速增长奇迹阶段,同东亚奇迹国家或地区特定阶段的情形相似,进入增速减缓,潜在增长率下行探底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握经济向上下持续高速增长与向下减速调整转型的底层逻辑变化,坚决转变不合时宜的发展思路和理念。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阶段与先行的东亚国家或地区有很大差异,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空环境不一样,发展的回旋余地和增长潜能等也更宽广更持久。要坚定自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持续挖掘发展潜能、拓展发展空间、激发新发展动能。

二、经历近十多年减速调整、结构转型,中国经济基本筑底企稳,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

第一,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逐渐下移趋稳,从两位数高速增长下行至七(7%)上八(8%)下,再到六(6%)左右波动,继续下行至保五(5%)争六(6%)。目前基本稳定在5%年增长率水平,2023年为5.2%,今年预期目标是5%左右。同自身高速增长阶段相比,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了一半,同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率3%左右水平相比,中国仍处于比较高的增长阶段。当前之急,要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用更大力气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二,中国经济长周期结构性转型日趋深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是: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重)从2006年最高点64.5%,持续下降至2023年30%左右,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已经改观;中国投资长期占GDP45%以上,最终消费占GDP仅45%,2023年投资占GDP42.8%,消费占GDP47.2%,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82.5%,投资与消费比例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30%,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从2007年占GDP33.1%的最高点,逐渐下降到2023年的26%;中国也从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转变成对外投资的主要资本来源国。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第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重要路径是:补链、固链、强链、拓链、优链,构筑根植国内、联通世界、韧性安全、创新引领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视觉中国

波动,继续下行至保五(5%)争六(6%)。目前基本稳定在5%年增长率水平,2023年为5.2%,今年预期目标是5%左右。同自身高速增长阶段相比,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了一半,同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率3%左右水平相比,中国仍处于比较高的增长阶段。当前之急,要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用更大力气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二,中国经济长周期结构性转型日趋深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是: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重)从2006年最高点64.5%,持续下降至2023年30%左右,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已经改观;中国投资长期占GDP45%以上,最终消费占GDP仅45%,2023年投资占GDP42.8%,消费占GDP47.2%,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82.5%,投资与消费比例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30%,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从2007年占GDP33.1%的最高点,逐渐下降到2023年的26%;中国也从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转变成对外投资的主要资本来源国。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波动,继续下行至保五(5%)争六(6%)。目前基本稳定在5%年增长率水平,2023年为5.2%,今年预期目标是5%左右。同自身高速增长阶段相比,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了一半,同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率3%左右水平相比,中国仍处于比较高的增长阶段。当前之急,要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用更大力气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二,中国经济长周期结构性转型日趋深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是: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重)从2006年最高点64.5%,持续下降至2023年30%左右,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已经改观;中国投资长期占GDP45%以上,最终消费占GDP仅45%,2023年投资占GDP42.8%,消费占GDP47.2%,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82.5%,投资与消费比例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30%,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从2007年占GDP33.1%的最高点,逐渐下降到2023年的26%;中国也从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转变成对外投资的主要资本来源国。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波动,继续下行至保五(5%)争六(6%)。目前基本稳定在5%年增长率水平,2023年为5.2%,今年预期目标是5%左右。同自身高速增长阶段相比,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了一半,同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率3%左右水平相比,中国仍处于比较高的增长阶段。当前之急,要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用更大力气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二,中国经济长周期结构性转型日趋深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是: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重)从2006年最高点64.5%,持续下降至2023年30%左右,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已经改观;中国投资长期占GDP45%以上,最终消费占GDP仅45%,2023年投资占GDP42.8%,消费占GDP47.2%,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82.5%,投资与消费比例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30%,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从2007年占GDP33.1%的最高点,逐渐下降到2023年的26%;中国也从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转变成对外投资的主要资本来源国。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波动,继续下行至保五(5%)争六(6%)。目前基本稳定在5%年增长率水平,2023年为5.2%,今年预期目标是5%左右。同自身高速增长阶段相比,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了一半,同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率3%左右水平相比,中国仍处于比较高的增长阶段。当前之急,要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用更大力气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二,中国经济长周期结构性转型日趋深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是: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重)从2006年最高点64.5%,持续下降至2023年30%左右,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已经改观;中国投资长期占GDP45%以上,最终消费占GDP仅45%,2023年投资占GDP42.8%,消费占GDP47.2%,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82.5%,投资与消费比例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30%,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从2007年占GDP33.1%的最高点,逐渐下降到2023年的26%;中国也从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转变成对外投资的主要资本来源国。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性优势在不变中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不变的长期战略优势,是大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依然明显。除美国之外,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统一完整的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在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不断深化拓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新的长期战略优势。比如,工业体系完整齐全,几乎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有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稳定扩大的市场规模等。必须明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总体上离不开中国,不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调整重构,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孤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断链没有可能,即使极少数发达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中国决不会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将以更加开放、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和胸怀,加强和深化与世界各国贸易、投资、科技、经济合作交往。

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进入新一轮重构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进步。适应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布局深度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时期。

第一,新一轮重构主要受外因与内因两方面变化影响。外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深刻调整改变,深度融合入世界的中国产业链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多边主义信任减弱、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大国博弈对抗等,促进世界经济碎片化、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从市场、利润、成本导向的对外扩张,转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府干预为重的内向收缩。中国深处其中,必须以应变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曲折波动、动荡调整进程中,大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统一市场、综合国力等诸多大规模优势,往往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深感自己国家太小,真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太难。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国家主权、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一步讲,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拐点性深刻变化,2011年劳动力总量超过9.4亿(2010年)高峰开始下行,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净减85万;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人口减少208万。

专家观点

加快培育民营科技领军企业

赵红丹

民营科技企业以其规模小、专精度高、管理运营灵活、市场敏感性强的特点,能够迅速根据外部环境做出调整,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增强经济韧性的关键主体,是激发创新活力、弱化“脱钩断链”的重要力量。上海应加快培育一批重点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

加强政策支持,开展资源倾斜,引导全市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首先,制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认定标准及奖励政策。一方面为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提供清晰成长目标,另一方面便于识别中小型企业资金、人员以及技术等短板,开展针对性创新资源帮扶。其次,搭建产融合作服务平台和供需信息实时数据库,精准匹配企业需求与融资机构,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成功率。设立中小微民营科技企业专项“研发贷”,基于民营科技企业科研成果设立“专利信用贷”,推进知识产权抵押、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降低民营科技企业缺乏担保等贷款难题。第三,引导创新要素向民营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摸排民营科技企业技术难题,鼓励共性问题多家企业共同发榜。提供“揭榜险”“技术贷”等科技金融配套服务,降低揭榜失败风险,不仅鼓励民营领军企业作为发榜企业,也要引导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成为发榜和揭榜的重要主体。对民营科技企业高层次、紧缺人才落户政策倾斜,解决上海民营领军科技企业高层次人才吸纳和留任后顾之忧。

构建梯度培育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新兴产业集群化

针对梯度培育链条企业开展针对性、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对培育链下游的“头雁”作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为中小微科技企业设立“孵化”启动基金等优惠政策,建立骨干企业融资及校企联合“专员”,突破资金、技术成长限制,培育成为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各区硬核科技榜单前十、科技成果转化榜单前十企业进行经验分享,搭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作平台,共同参与上海“创新创业集聚区”建设。布局重点领域,积极引导参与新型产业集群。结合上海市民营企业小而多、灵活性等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科技创新实际贡献度纳入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引导中小民营科技企业有序参与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推动民营领军科技企业向未来产业布局,融入未来健康、智能、能源、空间以及材料产业集群建设之中。

首先,制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认定标准及奖励政策。一方面为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提供清晰成长目标,另一方面便于识别中小型企业资金、人员以及技术等短板,开展针对性创新资源帮扶。其次,搭建产融合作服务平台和供需信息实时数据库,精准匹配企业需求与融资机构,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成功率。设立中小微民营科技企业专项“研发贷”,基于民营科技企业科研成果设立“专利信用贷”,推进知识产权抵押、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降低民营科技企业缺乏担保等贷款难题。第三,引导创新要素向民营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摸排民营科技企业技术难题,鼓励共性问题多家企业共同发榜。提供“揭榜险”“技术贷”等科技金融配套服务,降低揭榜失败风险,不仅鼓励民营领军企业作为发榜企业,也要引导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成为发榜和揭榜的重要主体。对民营科技企业高层次、紧缺人才落户政策倾斜,解决上海民营领军科技企业高层次人才吸纳和留任后顾之忧。

针对梯度培育链条企业开展针对性、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对培育链下游的“头雁”作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为中小微科技企业设立“孵化”启动基金等优惠政策,建立骨干企业融资及校企联合“专员”,突破资金、技术成长限制,培育成为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各区硬核科技榜单前十、科技成果转化榜单前十企业进行经验分享,搭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作平台,共同参与上海“创新创业集聚区”建设。布局重点领域,积极引导参与新型产业集群。结合上海市民营企业小而多、灵活性等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科技创新实际贡献度纳入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引导中小民营科技企业有序参与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推动民营领军科技企业向未来产业布局,融入未来健康、智能、能源、空间以及材料产业集群建设之中。

首先,制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认定标准及奖励政策。一方面为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提供清晰成长目标,另一方面便于识别中小型企业资金、人员以及技术等短板,开展针对性创新资源帮扶。其次,搭建产融合作服务平台和供需信息实时数据库,精准匹配企业需求与融资机构,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成功率。设立中小微民营科技企业专项“研发贷”,基于民营科技企业科研成果设立“专利信用贷”,推进知识产权抵押、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降低民营科技企业缺乏担保等贷款难题。第三,引导创新要素向民营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摸排民营科技企业技术难题,鼓励共性问题多家企业共同发榜。提供“揭榜险”“技术贷”等科技金融配套服务,降低揭榜失败风险,不仅鼓励民营领军企业作为发榜企业,也要引导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成为发榜和揭榜的重要主体。对民营科技企业高层次、紧缺人才落户政策倾斜,解决上海民营领军科技企业高层次人才吸纳和留任后顾之忧。

针对梯度培育链条企业开展针对性、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对培育链下游的“头雁”作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为中小微科技企业设立“孵化”启动基金等优惠政策,建立骨干企业融资及校企联合“专员”,突破资金、技术成长限制,培育成为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各区硬核科技榜单前十、科技成果转化榜单前十企业进行经验分享,搭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作平台,共同参与上海“创新创业集聚区”建设。布局重点领域,积极引导参与新型产业集群。结合上海市民营企业小而多、灵活性等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科技创新实际贡献度纳入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引导中小民营科技企业有序参与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推动民营领军科技企业向未来产业布局,融入未来健康、智能、能源、空间以及材料产业集群建设之中。

首先,制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认定标准及奖励政策。一方面为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提供清晰成长目标,另一方面便于识别中小型企业资金、人员以及技术等短板,开展针对性创新资源帮扶。其次,搭建产融合作服务平台和供需信息实时数据库,精准匹配企业需求与融资机构,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成功率。设立中小微民营科技企业专项“研发贷”,基于民营科技企业科研成果设立“专利信用贷”,推进知识产权抵押、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降低民营科技企业缺乏担保等贷款难题。第三,引导创新要素向民营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摸排民营科技企业技术难题,鼓励共性问题多家企业共同发榜。提供“揭榜险”“技术贷”等科技金融配套服务,降低揭榜失败风险,不仅鼓励民营领军企业作为发榜企业,也要引导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成为发榜和揭榜的重要主体。对民营科技企业高层次、紧缺人才落户政策倾斜,解决上海民营领军科技企业高层次人才吸纳和留任后顾之忧。

针对梯度培育链条企业开展针对性、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对培育链下游的“头雁”作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为中小微科技企业设立“孵化”启动基金等优惠政策,建立骨干企业融资及校企联合“专员”,突破资金、技术成长限制,培育成为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各区硬核科技榜单前十、科技成果转化榜单前十企业进行经验分享,搭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作平台,共同参与上海“创新创业集聚区”建设。布局重点领域,积极引导参与新型产业集群。结合上海市民营企业小而多、灵活性等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科技创新实际贡献度纳入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引导中小民营科技企业有序参与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推动民营领军科技企业向未来产业布局,融入未来健康、智能、能源、空间以及材料产业集群建设之中。

首先,制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认定标准及奖励政策。一方面为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提供清晰成长目标,另一方面便于识别中小型企业资金、人员以及技术等短板,开展针对性创新资源帮扶。其次,搭建产融合作服务平台和供需信息实时数据库,精准匹配企业需求与融资机构,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成功率。设立中小微民营科技企业专项“研发贷”,基于民营科技企业科研成果设立“专利信用贷”,推进知识产权抵押、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降低民营科技企业缺乏担保等贷款难题。第三,引导创新要素向民营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摸排民营科技企业技术难题,鼓励共性问题多家企业共同发榜。提供“揭榜险”“技术贷”等科技金融配套服务,降低揭榜失败风险,不仅鼓励民营领军企业作为发榜企业,也要引导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成为发榜和揭榜的重要主体。对民营科技企业高层次、紧缺人才落户政策倾斜,解决上海民营领军科技企业高层次人才吸纳和留任后顾之忧。

针对梯度培育链条企业开展针对性、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对培育链